

钦志新 著

天地追杀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钦志新 著

天地追杀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地追杀 / 钦志新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963-3

I. 天... II. 钦...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 06999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廊坊市科通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323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26.00 元

引子

三匹瘦骨嶙峋的灰驴驮着三个青袍道姑。

它们急急地奔跑在那似乎随时都会坍塌的山间栈道上。

从潮州往闽省去，不绕弯子只能走这条咽喉窄道。除此之外，都是布满了阴沉沉森林的崇山峻岭。鸱号、狼嗥、虎吼、林啸，连山上流下来的泉水也有一股刺鼻的腥味。栈道之下，那深不可测，瘴气氤氲的谷底，更像巨兽张开的血盆大口。它随时准备吞噬那些活蹦乱跳的生命。

如此险山恶水，若非迫不得已，谁愿意往这条道上走呢？三匹毛驴一早从瓦楞堡出来，时至晌午也没遇到一人一骑。这时尚是浓春，到了冬日，恐怕整天路上都不会有一个活人儿哩。

赶了半天的路，两个年轻的长得水灵灵的道姑很想下驴歇息，喝点儿凉茶，吃点儿煎饼，见为首的老道婆仍一股劲地驱驴急奔，只得紧紧跟在后面。她们难免有些言语。

“人家的马跑得多快，又先出堡一个时辰，叫这些驴子怎么追得上。”那个黑苍苍脸皮的道姑话是扭脖子往后说的，声音却有意往前传。

天地追杀

“是么。”白嫩嫩的瓜子脸道姑接茬儿，“这个‘十步九算’的蓝纸扇，他也太小心了，自作主张把我们换了下来。”

黑脸皮道姑跟着又想说什么，嘴唇才动，却听到从前面传来的严肃的声音：

“你们别再埋怨了！蓝老爹哪一次算错过？他全是为我们着想。”

黑脸皮道姑不敢再多嘴，心里嘀咕：就因为他料事如神否则我们就用气都不能喘地赶路。

白嫩脸道姑听了却解释：“姐姐，我并不是……”

“你哪，怎么又忘了！”老道婆从前面转过干橘皮似的脸，目射芒刺。

“是是，师父。”白嫩脸一阵脸红，“我并不是说蓝老爹估计错了，我心里真正的意思是，他不应该拿三个女儿作我们的替身，万一真有事，那多对不起人家啊！”

最后一句话重重地敲在老道婆心坎上。她沉重地低下头接着把驴子赶得更快。

这三个道姑是在追三个蓝老爹的女儿。她们比三个道姑早一个时辰起程，真的会遇到不测吗？

黑白两个妙龄道姑跟着也忧虑起来，默默地低着头跟着前面的老道婆。

栈道沿山转弯，被桃花汛发出的山洪冲塌了一段，她们只能下来，牵着驴子，贴着山壁从不足一尺宽的狭路上小心翼翼过去，这时只要心一慌、脚一软，就会连人带驴落到万丈深渊。三匹驴子竟是竖着耳朵不肯走了，呼也没用，拉也没用。后退是万万不能的，老道婆明眸向前后道口一窥，见再无旁人毅然一手抓住驴背一手抓住驴臀，将它托了起来。黑白两道姑跟着如法炮制。

她们各把几百斤重的驴子高举头顶，沿着石壁侧身而行。驴子嘶叫着，四条腿向空中乱蹬着。三个道姑身稳如山，迅速地侧行着，很快走完了那段十几丈长的险路。

这是好俊好厉害的功夫，看来她们出自武林名门。

驴子被放到地上，它们领教主人們的手段后显得特别的驯服。蓝老爹精心调养、训练的这三匹驴子其实也非同寻常，别看它们瘦棱棱的，跑起来竟有马快。

她们停下来吃煎饼，同时给各自的坐骑解渴。

白嫩脸道姑瞅了瞅脚下那险峻的深渊，惴惴地说：“刚才那么难走的路，她们会不会……”

是么，托马可比托驴子难得多。路上没有碰到她们，要么艰难地走了过去，要么摔下了这万丈悬崖。黑脸皮道姑忍不住探出了头，可她只看到了那股乳白色的、升腾着的瘴气。

这瘴气之下一定有许多骸骨。她们不希望今天又添上三具人、马的尸体。“蓝家姐妹都是好身手，她们一定走到前面去了。”老道婆安慰同伴，也安慰自己。她把竹筒和装干粮的布袋往肩上一挂，有力地说：“走，追她们。”

三匹驮着人的瘦毛驴又在栈道上疾跑起来，春日渐渐往西划去，把驴和人的影子拉长了。

这时，前方有一群鸟，它们扑扇着翅膀急急地往这边飞来，有的还惊恐地鸣叫着。接着又有一条跛腿的黑狗拖着尾巴从东面逃过来。这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一定遇到了令它们害怕的事。是大雕？是猛虎？都不可能，那么……

猜测使这三个道姑打扮的人接连地拍着驴臀。三匹驴子已经跑得比快马更快了。

她们隐隐听到了兵器撞击发出的激烈的声音。是高手与高

天地追杀

手在打斗,谁与谁?会不会……她们恨不得坐骑连同自己都插上双翅。

栈道转过了半架山,前面的景象就明朗、清晰了。

四个蒙面男客,俩人一对,堵住了栈道两头,把蓝家三姐妹夹在中间。蓝家三姐妹坐骑毙地,手里的柳叶双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蒙面客的刀、剑、棍子却仍专拣她们致命处攻击。可见,蒙面客并非贪图女色的采花大盗。

蓝家姐妹险象迭现。

三匹灰驴见状颇通人性地拼命向自家主人奔去。

只剩半里路了,蓝家三姐妹见到救兵来到,于是奋力抗衡。

敌方的攻势也迅猛凌厉了。

那熟铜棍首先得逞,它格飞了蓝家大姐左手的柳叶刀,跟着棍头点进,搠在蓝家大姐胸脯上。

蓝家大姐一声惨叫倒了下去。

蓝家二姐见状只一愣,那把紧紧裹住了她的盘龙刀就趁机插入,在她胸脯上捅了个窟窿。

只剩蓝家小妹是活的,她使出一路夺命刀法。

那两个用剑的蒙面客跟着剑法一紧,死死守住了路头。

使熟铜棍的蒙面客扯棍跳过尸体赶过来,往蓝家小妹后心点了一棍。这一点凶险无比,十个蓝家小妹也休想活命!

三个道家打扮的粤女已经赶到只离她们一箭之地了。这一幕惨剧就在她们眼皮底下演了一遍,她们怎么能不恨、不气、不愤怒。

老道婆双脚在驴背上一蹬,身形落到三丈之外。黑、白两道姑跟着也跳下驴子。

四个蒙面豪客正想往三具尸体上搜抄,见三个出家女子来

者不善，就一字儿排列栈道上，严阵以待。

老道婆窜跃如出洞猛虎，用盘龙刀的蒙面豪客刀柄一抖，将那把锃亮的利刃拦在胸前。

老道婆吼道：“我杀了你这恶贼！”

“来么！”蒙面豪客刀起盘头，划出了一圈圈白耀耀的光环，它足以令人眼花缭乱。挟雷裹霆似的极沉重的一刀就在光圈中杀出。这是雷州盘龙派刀法中最凶的一招“乌龙抢水”，这一刀不知送了多少武林中人的性命。刚才杀累了了的用刀客大概是想早点收摊交差，于是才使出这一狠招。

老道婆遭到如此凶狠的攻击竟不避不退也不亮兵器。她伸出春葱似的右手，那手捏成了金铲指，竟是朝着砍来的钢刀迎去。“格当！”半截刀像半条飞鱼似的飞出去，深深地插进了石壁。

“金铲碎刃功！”手里抓着半把刀的蒙面豪客大惊失色。“那么她是南天派中人，可没听说该派有人出家当道婆……”

然而没容他再想下去，那才断了利刃的金铲指已顺势逼进，直奔他门面而来。

蒙面豪客急切间一边退后一边就用那半截钢刀遮挡。他刚才吃亏在对方出其不意，如今掌指逼到，他只须“虬龙理身”刀柄一转，滚动的刀刃仍可把那玉指斩断。

金铲指在离半截利刃分寸间一沉，接着传出“咯噔”一声，蒙面豪客竟连臂带刀飞进了万丈深渊。然后是蒙面豪客的绝望的嚎叫，他整个身躯也栽下悬崖。

站在后面，提熟铜棍的豪客见同伙在一眨眼间惨死，又惊又忿。他狂叫着扯棍扑上。先是一招“泰山压顶”，接着便是带着“呼呼”之声的沉甸甸的铜棍铺天盖地而来，就算是块磨盘大石也会被它砸得粉碎。

天地追杀

老道婆身形在棍风之下一侧，紧接着金铲指迅疾地由上而下一铲，声如裂石，熟铜棍被削为两段。熟铜棍贵在坚韧，把它弯曲尚易，砍断实属难事，老道婆仅用一只肉掌，就能将之折断，可见其功力非凡。豪客情知不敌，拖着半截棍子往后一纵，跳出一丈开外。

两个用剑的蒙面客让过同伴，提剑分左右堵在栈道上。人是凶悍的孪生兄弟，剑是乌亮亮的乾坤两仪剑。他们已经看到了强敌的厉害。敢揽这瓷器活必有金刚钻。

老道婆连克两敌春风得意，金铲指分指左右，吼道：“快点上来送死！”

两个用剑客对望了一下，同时跨前半步，缓缓地提起了剑，一式“大漠平沙”，乌亮亮的剑尖慢慢地分取老道婆左右两肋。

老道婆感到有两股气流逼到。“内家剑！”她心里丝毫不敢大意，目光峻冷，盯住了两支剑尖。

两把剑进得很慢。老道婆却不能不出击了。左右金铲指闪电般向剑背铲去。

“鸿鹄惊飞”，两把慢慢递进的乌亮亮的剑一瞬间竟闪电般窜向老道婆上盘“印堂”大穴。

金铲指又如闪电般追过来。宝剑却已下沉，攻腰间“气海”、“血海”两穴。

两只金铲指再追下去，左右宝剑却又往上划道剑光急刺“肩井”穴。

老道婆提指急铲。两把乌亮亮的剑又如沉鱼落雁般向她膝部啄去。

金铲指像两条蛇似的窜下去。这次再不给它们以逃窜的余地，攻势快如两道白光。

但还是被剑躲过了。混沌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乾坤两仪剑法以内气驾驭，极富变化，属于外家功夫的“金铲碎刃”怎能轻易成功。

双方激烈周旋，旗鼓相当。两个孪生的剑客要拖到铲指势缓时后发制人，因此用剑沉着、冷静、缜密无隙。

老道婆眼见无法“金铲碎刃”，心念电转，立即放弃这个金铲指明明是奔两柄剑背的，倏地沿剑掠上，铲在俩人手腕上。

这是出其不意的一击，孪生兄弟右腕齐断，痛得弯下了腰。又是双臂并动，那两只手连指带掌插进孪生剑客的脸颊。提熟铜棍的豪客本来悠然观战，目睹突变，急忙扭头逃窜。老道婆要为蓝家姐妹报仇，大雕似的追了去。

双方的距离渐渐变近。一只铁鸳鸯突然从豪客左腋穿出，急速射向老道婆面门。老道婆仰面栽倒。

豪客听到“咕咚”的栽地声，得意地转身反扑。这“叶底藏莲”的暗器功夫每每使他反败为胜。

黑、白两道姑急傻了眼，失声惊叫。

豪客对着地上的老道婆举起了半截棍。

说时迟，那时快。老道婆从地上弹起，那猛又狠的金铲指插在了豪客的胸脯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见豪客那颗鲜红的、血淋淋的心从后背跳了出来。

黑、白两道姑破涕为笑，兴奋地奔了过来。

她们见老道婆垂立发呆，失口问：“姐姐，你怎么样？”

老道婆这次没有责怪，把手伸过去说：“你们看。”

手心里是一只被接住的铁鸳鸯。

她们眼前浮现出另一只铁鸳鸯。

只是在半个月前，南天派掌门，天地会的粤省香主上官慕原

天地追杀

带了一帮精干的会中弟兄潜入省城行刺两广总督阿里衮，这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然而，月黑风高，上官慕原等摸进阿里衮内宅却陷入了埋伏。那些亲兵护卫、捕快人等把天地会方面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上官慕原见弟兄们纷纷倒在血泊之中，明白要报此仇只有杀出重围。他做到了，因为他的南天派硬功夫无坚不摧、无敌不克，可是，就在他率着两三个亲随冲出包围跃上高墙时，一只突飞而至的铁鸳鸯打穿了他的咽喉。手下弟兄冒死背着他逃出广州，回到居地时，他终于断气，但手里还攥着一只带血的铁鸳鸯。

这一天是南天派的灾难之日，也是天地会广东分舵的灾难之日，为了不使积聚多年的力量毁于一旦，会中公议，推举上官慕原之女上官银珠为继任香主。她当然责无旁贷，同时她也成了南天派的新掌门。会中门中，人人穿素缟，发哀殡葬。

诸事才毕，接到了天地会总香主松岩山的密札。按规矩，这封火漆封口的信只有香主本人才能拆阅。上官银珠默默看完后，就点了四排、七排两个最是能干的女头目黑凤、白莲，骑上快马向闽省进发。一路上自然有会中弟兄暗加保护。昨天穿过潮州城，投宿瓦楞堡，以智谋过人著称的蓝纸扇招待倍加热情，他说，明天就将穿越大山抵达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地界，在自己地陀的最后一夜要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上官银珠也生出了一种依依不舍之感。她与黑凤、白莲都喝了好多好甜酒，耳红鬓热，由蓝家姐妹引进雅室安寝，酣睡过头，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却发现了三袭道袍、一纸香墨。蓝纸扇留言上说，这一切都是他精心安排的。上官老香主的遭遇，使他不得不怀疑会中出了奸细，为了香主一路安全，他已擅自让三个女儿做替身，穿上香主和伴档的行头，骑着她们的马提前出发，犯下的罔上之罪，甘愿受香主依门

规重罚……

这时，白莲问上官银珠：“姐姐，嗯，香主，嗯，师傅，用铁鸳鸯的会是一个人吗？”

上官银珠心情很差，竭力理了理思绪，说：“你们剥开这三个死贼的衣衫查一查。”

“噢。”黑白两头目照她说的做。她们搜到了佩在三人腰间的三块总督府的路牌。

他们果然是阿里衮手下的人。

三对黛眉蹙得更紧了。

“十步九算”的蓝纸扇果然算得很准，细朵是谁呢？女香主在想，四七两排的女头目也在想。当时为了保密，随上官慕原出发的会中弟兄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此行意图，事先清楚的连老香主在内才五人，如果泄密的人在这四个人中，会是谁呢？座堂林森石？不可能，早在入天地会前他与老香主就是拜把子弟兄，俩人亲密得如同一胞所生；礼堂程可达？刑堂阎罗宾？也不可能，这俩人入会前就是江湖上铮铮硬汉，侠名远播，割他们的头也不肯干这下三烂的勾当；三个堂主既不可能，余下的一人更不可能，因为此人是老香主的独女上官银珠本人。

此番上官银珠往闽省去，临行前也只有这三个内八堂的资深头领知道，黑凤、白莲开头是被蒙在鼓里的，如今作为替身的蓝家姐妹死了，阿里衮派出的刺客肯定先期到达拦住了路头，那么又是谁给衙门透风的？细朵难道在那三个人之中？他们却怎么可能是奸细呢！

“十步九算”的蓝纸扇既然料准了今天的事，那么，他估计会有奸细也决不会错。上官银珠和两个女伴档心中布满了疑团。

上官银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侠，才20岁年纪，可在江

天地追杀

湖上已有了“铁罗刹”的名头。她见两个小姐妹还在冥思苦想，遂说：“别再伤脑筋了，办完这趟事情，我们回去再细细查访。来，先把这三个蓝家姐妹埋了。”

听到香主吩咐，黑凤、白莲就缩起宽大的袖管动手。

栈道很窄，掘坑埋葬遭行人践踏会惊扰亡灵，而山坡上的石头又坚硬得很。三人于是将蓝家姐妹的尸体抬进了一个小山洞。然后用石块堵塞了洞口，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日后通知蓝纸扇重新收殓。

她们接着将三具鹰爪子的尸体踢下悬崖。

空谷回响，声音很慑人。

白莲对着深渊自言自语：“阿里衮这老妖贼，手下难道没有武功更高超的狗腿子了！”

“他们武功还低？”黑凤反诘。“姐姐，嗯，师傅，刚才对付两个用剑的鹰爪子不是很吃力吗？还差点挨上铁鸳鸯。要不是这三个贼起码与蓝家姐妹们厮杀了一个时辰，还不知鹿死谁手哩！”

如果不是打斗许久耗了那么多功、失了那么多力，这刀、这棍就会比刚才快、狠得多。“金铲碎刀”很难一招就成功，乾坤两仪剑也会是另一番景象，那么，她们落到的就可能是蓝家三姐妹的结局。

她们更感激蓝纸扇、蓝纸扇的女儿们，因为是她们换来了平安无事。

三匹死马也抛下了悬崖，打斗现场中包括一堆血迹、半截残刀等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栈道上仍没有过往来客。刚才厮杀的时候又是连鸟雀都被惊飞走了的。她们但愿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但愿化外之人的外装没有被窥破。于是，三人骑上灰驴继续向东去。

栈道总像腰带般环山而行,使人们的视线极为有限。

驴子绕过半架山后,上官银珠等看到了立在栈道上的马匹。它们是蒙面豪客们的坐骑。这些奸贼,摸准了女香主一行必经这咽喉之地,于是守住此地下毒手。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最终自己也丢掉了性命。

上官银珠心里正在感喟,忽听黑凤说:“咦,怎么五匹马呢?”

她于是重视,正数着,又听白莲说:“这匹马比另外四匹瘦多了,而且萎靡不振的样子。奇怪,我们只遇到四个鹰爪子呀!”

三匹驴子停足。

上官银珠与黑凤、白莲走上几步仔细地审视那五匹马,其中四匹膘肥毛亮,是精心饲养的西宛良马,当属两广总督马厩之物。而那匹瘦马,短脖子矮腿,鬃毛软披披的,系福建土马。看来,当有一个人骑着这匹劣马从福建经由栈道往西而行,他出了什么事呢?被四个鹰爪子先期杀死丢进了山谷?还是见前方路面不太平躲了起来?前一种可能有,后一种情况不可能,躲还不如掉转马头逃走。要么此人是有心下马窥看,如果真这样,那么她们三人的行藏已经暴露。

“搜!”上官银珠当机立断。

然而在这树木茂密的大山地区找人如同大海捞针一样难。三人忙了半个时辰也没见人影。

“怎么办呢?”四七两排的女头目眼巴巴望着香主。

“唔……”上官银珠黛眉微蹙。

她一咬银牙说:“把这五匹畜生都废了!”

“是!”黑凤、白莲会意,立即拿出本门功夫挥掌向马头拍去。

上官银珠严阵以待,等着猜测中的藏匿者来救自己的坐骑。然而直到那四匹良驹和劣马统统被击毙,被推下悬崖,也没见有

天地追杀

人冲出来。

难道多虑了？

上官银珠又是一声命令。三人飞身骑上驴背，那三匹驴子奔得像一阵风。

即使有人存心窥看或想跟踪，如今也只能凭两条肉腿了，这样，三人就足可摆脱他的盯梢。

山与山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裂谷，谷上架了座极简陋的铁索桥。上官银珠与黑凤、白莲走过铁索桥后，即将那胳膊粗的铁索砍断。这样，若有人想过来，就得在铁索桥架起之后，那非是三五天能成功的事情。这样做当然就有碍普通人过往，但她们身上维系着天地会的安危，只能这样狠心。

“以后，本会大事成功，就来重新造一座坚固、宽阔的大桥！”上官银珠发愿。

尽管有了这样两项举措，上官银珠还有些不放心，又与黑凤、白莲卸去道袍另作乔装。

于是，骑在驴背上的，已变成一个服饰艳丽的老妇和两个聪明伶俐的小丫头。阳光下，三匹小灰驴四蹄扬土，奔驰在弯弯曲曲的栈道上。

山渐渐地低，天渐渐地宽。

密林中传来一声猛虎的低吟，山谷里又增添了一层危险和恐怖。

第一章

从粤东往闽南漳州必须经过云雾镇。

云雾镇以雾多雾重闻名闽南。

阳春三月,云雾镇的雾犹如无数的湿棉絮,直到中午,太阳才探出头来。

但这并不影响云雾镇买卖兴旺、市面繁荣。因为每天光招待那些东来西往的行人,生意就够可以的了。过往旅客中有不少是要在云雾镇宿夜的,所以镇上开了好几爿旅馆,其中以镇西头的云雾客栈气派最大,生意最红火。

云雾客栈有三进画栋雕梁的楼房。云雾客栈的老板凌啸天是个在镇上走一步石子路都会抖三抖的头儿角儿。作为霹雳拳掌门,他一对肉拳比雷霆还快、还重,门下又有许多虎彪彪的徒弟,他的徒弟们就在云雾客栈充当伙计,有哪个盗贼敢虎口拔须,上这爿旅馆来作案?客人住在里面最安全了,近年地面上又不太平,因此只有穷光蛋到了云雾镇才不住这里而到别的地方开房间。

春天是云雾客栈一年中生意最好的季节,傍晚又是生意最

天地追杀

多的时候。那些富商大贾，有骑高头大马，有坐华丽马车，在保镖、仆役的拥簇之下来到客栈门口。伙计们殷勤迎迓，招待周到，确实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

从西面街路上走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破衣百结的汉子。他走到挂着大红灯笼的客栈门口立停下来，泥萝卜似的手指头插到嘴里，唾液就顺着指头流下来，掉到地上。他先有滋有味地对写有店名的红灯笼看了一会儿，接着走到路边上，傻兮兮地看客人们下马下车，走进店里去。

在门口专事接待、凌啸天极信任的徒弟黄桂山因忙于招呼客人，暂时没有留意他。

缓缓地过来三匹驴子，驮着一个极富态的老婆婆，两个颇能干的婢女。婢女先下驴子，接着把老婆婆扶了下来。

呆汉侧着头看了看，衔在嘴里的指头拔出来。他向老婆婆伸出巴掌：“钱、给、给……”

上官银珠见他可怜，把手伸进了口袋，然而，她还没来得及把钱掏出来，黄桂山已气急巴巴赶过来，拦在中间说：“哪需奶奶破费，由我来，由我来。”他转过身，一边摸出几个铜板给呆汉一边以目示威：“你拿去买果子吃，不许再来了！”

“你的铜板是臭的，我不要，我要奶奶的。”

“谁说臭钱，你嗅，香哩、香哩！”黄桂山把铜板往呆汉鼻子上塞，手上暗下了力气。

一般的人只有往后退缩，可这个呆汉的鼻子却像铁铸似的。黄桂山往铜板上加了些力气，呆汉仍昂着头纹丝不动。黄桂山愠气，力用得更足，照常人准会痛得杀猪般叫，可呆汉仍然若无其事。

黄桂山是个会家子，他一下悟到对方根本不傻，且功力不